

站在歡號頂端

「人生最重要的莫過於說一個好故事。
或者，演一個好故事。
要不，看一個好故事。」

歡號上有許多好故事。
我最希望可以全都置身其中。
錯過了，也希望可以寫下來。
寫不完，聽聽也很好。

我的乘風之旅，在今個夏天又再起帆，而旅程不只是一兩天，而是整整十個星期！

十個星期裏面，我只有兩樣工作，聽故事和說故事。

一個多月下來，做訪了數十位與乘風航有關的人，分享過他們的故事，對我有很大啟發，我所得到的就像爬上了歡號的主桅杆上，看到歡號的全部、看到乘風航的全部、看到所有參與乘風航的人，像船長、船員、乘風航的理事、職員、航青、校長、老師、導師、學員、義工、建做歡號的工匠和所有付出過的人，以及他們的故事。

隨歡而來

讓我說說今年看到的數個故事。

曹文斌是第一屆乘風航青年會主席，在他第一次上船時，看到小朋友在歡號上玩耍，他覺得歡號做到的，並不只是讓小朋友遊船河這麼簡單，應該可以令他們得到更多。于是他和伊華得先生傾談，怎樣可以讓歡號做得更多，伊華得告訴他，其實一早有這個想法，但奈何當時只得他有點空檔為小朋友服務，而其他理事大多是洋人，很難與本地青少年溝通，他一個人根本做不了這麼多，曹文斌提議不如組織一些本地青年人上船幫助提供訓練，伊華得非常贊成，曹文斌組織很多熱心的青年人，並發展出第一屆乘風航青年會，令船上有充足的人手提供訓練，他為乘風航帶來了新的動力，令歡號可以航行得更遠。

程校長服務於一間特殊學校，對於乘風航這類活動，她很擔心學生遇到危險，所以她不太願意讓學生接受船上的訓練，因為出了意外，作為校長的她要負很大責任。可能她在想，其實學生們能在歡號上渡過一天，已經很不錯了。後來明哥跟她說學生有機會嘗試，而因為妳害怕他們出意外，而令他們失去超越自己的機會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。程校長聽完這段說話，覺得有道理，自此，她讓學生在船上接受訓練，而且她也一起參與，她相信如果學生在惶恐不安時，有一個熟識的人在身旁，會比較安心，更易完成訓練。這些年來，程校長找機會讓更多學生踏上歡號，在學生超越自己的同時，她也超越了自己。

呂老師是我中六、七時的班主任，從二千年，每年暑假都會安排學生參加乘風航，今年的已經是第四次了，其間曾多次組織學生參與乘風航的伙伴計劃，與心光、兒童之家等機構的朋友結成伙伴，一起上船接受訓練，歡渡一天美好的時光。因此亦令學校被人戲稱「乘風航學校」。他堅持讓從未上船的同學上船，感受一下乘風航的氣氛。他覺得如果一個學生的中學生活裏，沒有一樣值得回憶的東西，是很遺憾的。他認為同學參加乘風航會否有所得，很視乎這個同學有否反思。

廣叔是建造歡號的工匠，大家現在有幸踏上歡號，全因有一段時間，他和他的兒子堅持建造歡號。在最艱難的時刻，只有他和他的兒子，每天只帶一小袋米，一小塊咸魚就去工作，他這麼堅持，很大程度是因他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諾，在前景不明的情況下，一心一意完成歡號，船上的每塊木、每口釘，都是廣叔的心血。這三十年來，並沒有太多人知道歡號是由廣叔建造，連他告訴孫子，孫子也不肯相信他，今年終於讓我幸運地知道這個故事。

隨歡而航

再說說我自己的故事。

我參加過幾次乘風航和伙伴計劃。每次參加乘風航，我都想帶走一些東西，第一次上船，讓我看見真實的自己、第二次，我感受到成班人甘苦與共，一齊捱的興奮、第三次是伙伴計劃，我的伙伴對我無條件的信任，令我對自己也有多一點信心，令我所承擔，有一種負責任的感覺，可以負責任是一件好事，從小到大，都不太有承擔責任的概念，所以為何我這麼喜歡伙伴計劃，因為我可以被信任和感受愛。

伙伴計劃讓我有很深的體會，令我更勇敢照顧有需要的人，前些日子，班上有位需要坐輪椅的同學，她很需要人送她到各個課室上堂，第一次見到她，我已經自動自覺上前幫她，我不相信我會是第一個幫她忙，以前的我，應該會避之則吉，亦可能會諗，幫得一次，以後全年也要幫，這可不化算。令我不用思考就走去幫人，可以說是參加伙伴的影響。這是我人生中一個美好的經驗，更好的經驗是往後的日子，大伙都來幫忙，再沒有同學當她是班中的負累。這個經驗使我更相信只要有一個人先出來付出一點，身邊的人就會有樣學樣的走出來，沒有伙伴，沒有乘風航，沒有現在的我。

在歡號上看到太多，得到太多，所以你問我乘風航歡號是甚麼，真是答不出，當然我不會答你歡號是一艘船，船上有一個船長、二隻風帆、三支桅杆、四個船員，我應該會答你，歡號是一個特別的空間，給每個上船的人追求你所渴望的東西。你追求自信、勇氣、挑戰、合作、信任、關懷、真誠、友愛等等成千上萬的東西，只要你在歡號上用心找尋，你一定能夠找到。

我看到堅持

如果用一句說話形容我在今個夏天在觀號上帶走甚麼，我會說：「我看到堅持。」如果沒有曹文斌堅持為歡號找來更多的人，做更多的事，根本就沒有航青和訓練、沒有程校長的堅持，根本上又沒有了一班弱能的小朋友可以上船接受訓練、沒有呂老師的堅持，費心安排及為學生找來更多的資源，根本無可能讓這麼多同學參加乘風航，沒有廣叔的堅持，大家現在根本不會看到歡號。還有更多的人長年累月為歡號為乘風航付出所有，我認為乘風航可以發展到現在，並不是偶然，是每個參與的人付出一點一滴的成果，沒有他們，香港會多了一艘遊艇，少了許多好故事。

歡號讓我走出自己的心，去感受包圍在我身邊的一切良好事物，令樂觀的我更加樂觀。

最後，一個大家關心的問題，歡號的去向該如何，我覺得是該和她說再會了，畢竟歡號已經服役了多年，也該是時候休息。如果將歡號送上岸，就像一個變成植物的人，或做成標本的珍禽。這樣的話，往後也需要一定代價去維持她，于其要用這些資源去讓認識歡號的人有一個地方懷念過去，我寧願用這些資源去讓更多從未認識乘風航的人，踏上新的歡號。

歡號的精神讓我們延續下去吧！

大約二零零壹年，我已經知道歡號有可能退休，我也很想為她作個紀錄，直到今年，乘風航真的有這個計劃，而且能參與其中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另一方面，亦很擔心自己並不擅長用畫面表達自己所思所想，但身邊所有人都說試試吧，樂觀的我就試試看！

以往其實對乘風航背後一無所知，就像有一幅牆擋住，今次我要越過這幅牆看看。

乘風航背後，依然是笑臉迎人，而且比我想像還要多。

個多月來，訪問過很多人，遇過很多事，心想怎樣才是大家的歡號，拍這條紀錄片，我專心找出歡號的魅力何在，何以能凝聚這麼多人，歡號的精神在那裏，每個晚上也問自己、究竟歡號吸引些，還是船上的人吸引些？最後答案是船和人其實不能分開，整個乘風航才是最吸引人。

拍這條片的有阿詹、小冰和我、我常戲稱阿詹是導演，小冰是監製，我是編劇。阿詹是個稱職的導演，她非常認真，做事很有步驟。小冰很有條理，非常照顧我和阿詹，感謝你們和乘風航全人對我的支持和鼓勵，亦多謝大雄讓我們到你的好地方，期待再與各位合作。